

第一章 王爺有所求

正值初春，細雨濛濛，如煙似霧，梨花如雪，隨風點點飄落，一輛青氈馬車緩緩行駛在去往京城的官道上。

一根白皙的手指輕輕挑開了車簾的一角，露出一張清麗的面容，她的雙眼覆著白綾，長髮烏黑，五官精緻，皮膚白皙，卻少了幾分血色，身上著一襲素錦紗衣，潔白無瑕，彷彿一朵幽谷中綻放的玉蘭花。

馬車的顛簸讓沈青薇有些困倦，深吸了幾口清新的空氣，空氣中帶著淡淡的梨花香，也夾著一股初春的寒氣。

她打了個寒顫，落下了簾子，靠在車壁上休息。

一旁陪著她的是自小跟在她身邊，同她一起長大的丫鬟碎玉，這丫頭做事周到，可難免有點嘮叨。

在外祖家住了數月，幾日前家裏突然寫信催促她回京城，雖然不想回京，但在父親連番催促下，她還是收拾包袱動身了。

碎玉見她著了寒氣，連忙拿過白茸斗篷替她披上，道：「姑娘，一下雨天氣便涼，趕緊披上斗篷，別著了涼。幸虧從外祖家到侍郎府只要一日功夫，不然這馬車顛簸，姑娘的身子怎麼受得住呢。」

沈青薇沒有答話，攏了攏斗篷，的確暖和了一些，她身體並不結實，但也沒像碎玉說的那般一陣風就能吹倒。

外祖家距離京城不遠，這條官道商旅往來頻繁，沿路亦有官兵巡守十分安全，此行她們只帶了兩三個下人跟在後頭的車子裏，若是一路順暢，能在傍晚城門關閉之前入城。

外頭除了雨聲和自家馬車轂輾轉動的聲音，並沒有其他的行人商旅，莫名讓人覺得有些清冷。

沈青薇想著，大約不是什麼節日，又在下雨，所以出來的人少。

驀然間，一陣馬蹄聲由遠及近傳來，那些敲打在地面的馬蹄聲急促得讓人緊張，彷彿戰鼓般一聲聲敲進了人的心裏。

沈青薇坐直了身體，細細聆聽那聲音。是軍情千里急報？還是官府出城緝盜？本以為疾馳的馬匹會同他們擦肩而過，讓人意外的是，馬蹄聲最後停在了他們的馬車前，因為急剎傳來了陣陣駿馬嘶鳴的聲音。

馬車緊急剎車，引起劇烈的顛簸，沈青薇控制不住自己身子向前傾去，碎玉嚇得用自己的身體擋在她的前面，讓她免遭磕碰。

車夫很是生氣，大聲喝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，為何攔住我們的馬車？」當他看清楚面前一字排開的六騎人馬時，握著韁繩的手禁不住顫抖。

六人都異常高大強壯，凜然不可侵犯，他們騎著黑色駿馬、穿著墨色皮衣，腰佩銀光閃閃的寶劍，就連馬匹也比一般的壯實，不像賊匪，倒像軍士或像哪個貴人家的護衛。

當中的黑衣人尤其魁梧冷峻，臉上斜劃一道傷痕，讓人看著害怕。

「你們、你們想做什麼？」車夫氣勢明顯弱了下來，聲音亦是微微發顫。

「可是侍郎府沈姑娘的馬車？」刀疤臉男人朗聲問。

車夫吃了一驚，不知道該不該說實話，一抬眼看到男人那雙冷劍般的眼睛，他嚇得點了點頭。

「我們主人奉上請柬，想請姑娘回京之前先過府喝杯茶！」

碎玉攥著沈青薇的手焦急道：「姑娘，這下如何是好？那些人孔武有力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馬匪，說要請您去喝茶。」她抓耳撓腮想了想，道：「不如咱們趁著這當兒悄悄的溜了吧？行李什麼的先不要管了。」

沈青薇蹙眉，搖頭道：「對方那麼多人馬，便是妳生了六隻腳也是跑不掉的。」

「那怎麼辦啊？」碎玉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。

「叫他們將請柬拿來看看，既送了請柬，對方還是知些禮數，看看是哪路人馬再說。」

碎玉只得點了頭，讓車夫將請帖遞過來，她仔細看了一回，驚訝道：「姑娘，請柬上只說了請喝茶，沒有落款，倘若對方不是劫匪，何須如此神祕？」

沈青薇伸出手，碎玉將請柬遞給她。她將請柬擱到鼻前嗅了嗅，有些詫異，想了想道：「這請柬不同尋常，對方來頭不小，今日之約恐怕不去也得去了。」

黑衣人等了片刻，見馬車中一個模樣清秀的小丫鬟探出腦袋，高聲道：「我們姑娘應約，請各位帶路！」

刀疤臉男人眼底露出驚訝之色，本以為要多費唇舌，如今看來竟是不必。

他拱手謝道：「多謝姑娘應約。」說罷，一轉馬頭，帶著幾人策馬先走。

青氈馬車隨著幾人沿驛道走，在距離城門一里路的時候卻轉了彎，上了一條碎石小道，恰好能容一輛馬車通過。

走了大約半個時辰，入了一處林子，密林之後是一道斜坡，坡上種滿桃花，此時花剛結苞，桃枝舒展，滿樹紅珠，十分雅致。

桃花林中，一處高大的宅子若隱若現，黑瓦白牆、飛簷斗拱，在煙雨映襯下似水墨畫一般。

宅院的木門大開，馬車進了大宅，各處亭臺樓閣錯落有致，花木芬芳，泉水叮咚，清幽雅致恍若神仙府地。

馬車停在院中，刀疤男人道：「請沈姑娘在此下車，在下帶姑娘去見主人。」

也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，碎玉心中打鼓，擔心道：「姑娘，到了人家的地界，萬一是個強搶民女的惡霸該如何是好？」

沈青薇淡定搖頭，「不會。」她將帷帽戴在了頭上，遮住面容。

碎玉不安地扶著她下馬車。

進了宅院，六個黑衣人都斂氣息聲，除了帶路的，其他人悄然散去。

她們走過遊廊，進了一間花廳，花廳之中一應陳設都十分古樸講究，花廳角落一只青銅獸頭香爐上繚繞出一縷青煙，廳中氤氳著清雅的沉香氣息。

刀疤男人低聲道：「沈姑娘請坐，主人片刻就來。」

沈青薇頷首。

待得她坐定，一個妙齡丫鬟送上了茶盞和點心，丫鬟走後，碎玉對她低聲嘀咕，

「方才那丫鬟穿的是織銀紅羅衣，端上來的茶和點心樣式別致，比咱們侍郎府的還好，這家的主人非富即貴吧？」

沈青薇微微揚了揚唇角，她有些口渴，伸手去拿茶盞。

碎玉忙攔住她的手，道：「姑娘小心，這茶裏面說不定下藥了。」

她輕聲說：「此間主人既有上流的品味，又怎會做下流的事情？」

話音落下，琉璃珠簾外響起青年男子的聲音——

「沈姑娘有見識！」這聲音琅琅，澄澈動聽，宛如璧玉相擊。

碎玉吃驚轉頭，只見一隻白皙修長、骨節分明的手指挑開琉璃珠簾，一個年輕公子現了出來。

他二十三、四歲的樣子，身姿修長挺拔，髮束碧玉簪，著一襲天青色籠紗織金錦袍。

碎玉在侍郎府長大，也見過一些俊俏的官家公子，卻從來沒見過長得這般俊美又高貴的人。他彷彿天邊的一輪明月，光輝熠熠，生來便是讓人仰視的。

當那燦若星辰的雙眸微微眯起時，淡紅的薄唇泛起一絲似有若無的慵懶淺笑，天底下任何一個女子恐怕都會為之心動神搖。

碎玉看呆了。

男子的腳步停在沈青薇面前，目光落在遮住她面容的白色帷紗上，眼底帶著幾分戲謔地說：「沈姑娘何不猜一猜我是誰？」

沈青薇緩緩吐出幾個字，「小女子見過辰王殿下。」

作為大興皇家的言氏，當今皇帝順利成年的兒子有四個，太子、寧王、辰王和英王，辰王言紀辰排行老九，人稱「九殿下」，是諸位皇子中最受興帝寵愛，亦是諸位皇子中最為出名的一位。

讓坊間津津樂道的，尤其是他無可匹敵的俊美。

從少年起，他便有了騎馬擲花、投果盈車的待遇，總有許多貴女出沒於通往皇宮和辰王府的路上，為的就是一睹他的容顏。

言紀辰顯然有些意外，「都說沈侍郎府的嫡女雙目失明，妳果真看不見？」

沈青薇答道：「小女子的確眼盲。不過，要猜出殿下的身分並非難事。請柬上沾有淡淡的龍涎香，此香乃是宮廷御用，民間無人敢用，請柬的主人必定時常出入宮廷，極大機率是皇家的人，這是其一。這條官道素來平安，亦有衙役巡視，但請柬的主人無視法規半路截人，若說出自皇家，又行事囂張，小女子斗膽猜測可能是辰王殿下，這是其二。」

言紀辰挑眉，道：「無視法規、行事囂張？」他冷笑了一聲，「妳的解釋聽起來簡單，但若不是有細密的心思，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推斷出一個陌生人的身分，再者妳方才的語氣不是猜測，而是肯定。」

「直到剛剛小女子才肯定此間主人是辰王殿下。當殿下出現時，我的丫鬟反應失常，她的呼吸凝滯了數息，並伴有一聲輕輕的驚歎，她不是沒有見識的丫鬟，大約是因為殿下的美貌……名副其實。」

聽到「美貌」兩字，男人蹙了蹙眉，道：「希望本王沒有找錯人，該談談正經事

了。」

屏退了下人，廳中只剩他們兩人，碎玉雖然不放心，但是不敢忤逆辰王。

言紀辰的目光落在少女雪白的帷紗上，半透明的帷紗後精緻的鼻唇若隱若現，她一身素衣，身姿纖瘦如弱柳扶風。

遇此狀況還這樣冷靜的女子，少見。

他修長的手指在紫檀桌面上輕輕敲了一下，不疾不徐道：「沈家嫡女沈青薇，年十五，三年前妳同母親遭遇了一場火災，妳母親當場去世，妳倖免遇難卻盲了雙眼，之前數月妳一直住在外祖家，收到父親的書信，今日剛剛回京。」

少女微微蹙眉，任誰被人查底細都會心生不悅。

「殿下倒是查得清楚。」

言紀辰慵懶地靠在椅背上，淡淡一笑，傲慢地說：「本王不隨便請人喝茶，既請了，自然要知根知底。」

「殿下不如直說。」

少女很乾脆，他也懶得兜圈子，問：「一年前，林御史家的那件事可是真的？」

一年前沈青薇到林御史府做客，林御史家一柄上古傳下來的青銅寶劍不翼而飛。林御史心急如焚，派人遍尋府邸挖地三尺都沒有找到。

她悄悄提醒林家姑娘劍在井中，林御史本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，派人遍尋府中水井，結果在一個廢園的枯井中真的找到了寶劍。

當時林御史疑心丟劍與她有關，她於是讓林御史將找到劍的事情保密，並在當夜三更派人悄悄守在井邊即可捉到偷劍的人。當晚，果然有兩人到井邊來看，正是林御史的一個侍妾和小廝，拷問兩人之後，問出兩人勾搭成奸，打算偷劍私奔，此事終於水落石出。

「小女子本以為林大人會信守承諾，不將此事傳揚。」這件事關係著林御史府的醜聞，林御史自然不會故意散播。她也曾叮囑御史不洩露出去，林御史是答應的，只是沒想到今日竟從九殿下的口中說了出來。

「他並非有意，喝酒說漏嘴了，當時只有本王和他，並無第三人，當時妳如何知道劍在何處？」言紀辰有些好奇。

「殿下若想得到答案，至少也要給個小女子說出答案的理由。」

言紀辰意味深長地打量著她，感覺帷紗之後的人依然平靜，平靜得讓人難以捉摸。除卻宮中長輩，從來沒有人敢反駁他，這丫頭膽子倒大。

「實話告訴妳，本王丟失了一幅名畫，乃是前朝名家杜義的遺作，這幅畫一直珍藏在王府寶庫中，三日前突然不翼而飛。畫是打算太后生辰時送給她的，皇后已經將送畫的事情透露給太后，太后十分期待，杜義的詩畫一直是她心之所愛，眼看著太后生辰逼近，如今畫卻丟了……」

「本王在京城王府翻了個底朝天，卻連個影子都沒看見，驟然間想起了林御史醉酒時說的那件事，本當是個故事，查過之後才知道是真的，若是妳能找回那幅畫，重酬。」

沈青薇沉吟了片刻，終於鄭重地伸出三根手指，「若是找到那幅畫，請殿下答應

小女子三件事情。」

言紀辰微微眯眼，「好大的口氣！」

他身為王爺手可通天，但若是這丫頭要坐上宸王妃的位置，也答應她不成？

沈青薇察覺到他的不悅，道：「殿下請放心，不過是小女子的一點微末請求，不會讓殿下太過為難。」

言紀辰聽到這話才道：「成交！」諒她一個弱女子，還真敢獅子大開口不成？

「此畫可有畫匣？」

「有。」言紀辰命人取來了畫匣，推到她的跟前。

「請殿下保持安靜，看到什麼都不要太驚訝。」

言紀辰點頭，他自認見識廣博，天底下還有什麼能讓他驚訝的事？

沈青薇深吸一口氣，緩緩閉了雙眼，將雙手放在畫匣上，輕輕摩挲起來。

畫匣散發出淡淡的香氣，匣面凹凸不平，鏤刻著精緻的裝飾品，從質感來看，她覺得應該是金銀絲和珍珠，構成一個鳳凰的圖樣，此匣必定十分珍貴。

打開畫匣，手指滑過匣底，她摸到了柔滑細膩的絲綢，這絲綢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同那幅名畫緊緊相貼。

她的身子微微一震，眼前出現了一片迷茫的霧氣，迷霧之中，她依稀看到了一個白衣男子正揮毫潑墨，一幅磅礴大氣的畫在他手底漸漸成形。

看來，這位是繪出此畫的畫家杜義。

白衣男子隨著白霧漸漸消散，接著她面前浮現出一個青色的背影，天青色的織金錦袍，背影挺拔如玉竹，潑墨般的長髮披在肩頭，他正將一幅畫收藏進畫匣子，畫匣子鑲嵌著金銀絲和珍珠，正是她手中的這只。

毫無疑問，這是名畫第二個主人，九殿下言紀辰。

突然，背影消失，周遭一片漆黑。她的眼前變得明亮，出現了一個半殘的佛像，佛像前一個黑衣人低著頭，不知道在地上挖著什麼，突然一根棍子向黑衣人後腦杓「砰」的一聲用力敲過去。

黑衣人未來得及回頭，後腦杓便鮮血淋漓，身體前傾倒在地上，揚起淡黃的塵埃……

坐在言紀辰對面的少女倒吸了一口涼氣，身體微微後仰，彷彿看到了什麼可怕的事情。

言紀辰吃了一驚，「沈姑娘？」

聽到有人叫她，沈青薇從幻象中抽離回到了現實。聞見空氣中漂浮著沉香的氣息，她知道自己回來了。

她漸漸平息下來，伸出手似乎要拿茶杯，摸了幾下卻沒有摸到。

言紀辰將茶盞推到她的跟前，沈青薇端起茶杯，撩開潔白的帷紗，飲了半盞，漸漸安定下來。

她喝茶時，言紀辰瞥到了她的樣子。她雙眼覆著白紗，五官精緻，容顏清麗，氣質出塵。只是她面色略顯蒼白，少了屬於青春少女的紅潤。

「妳究竟看到了什麼？」雖然對於一些通靈的巫術早有耳聞，他從來認為那些都

是怪力亂神之說，行此事的都是江湖騙子，今日見到她的情形，倒讓他很詫異。他禁不住懷疑，眼前的少女到底是裝腔作勢，還是真的可以看到什麼？

「一尊佛像、面部殘了一半，空氣中有劣質檀香的氣味，門外有幾隻烏鴉，一直在吵。一個黑衣人被人從背後襲擊了，頭顱破裂流了很多血，向前撲倒在地……」言紀辰怔住，倘若真的可以看到常人不能看到的情境，便可以解釋為何她能一口說出林御史府丟失寶劍的所在了。她的描述如此詳盡，讓他不由得多信了幾分。太后壽辰迫在眉睫，讓她幫忙找畫本是無奈之舉，如今只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。「檀香？佛像？」按捺下心中的疑慮，言紀辰開始思考少女提供的線索，「應該是寺廟，烏鴉食腐，倘若很多烏鴉，必定不是城區，應該在城郊，或許是有大片墓地的地方。」

沈青薇點頭，「應該是京郊，周圍聽不到人聲，只有烏鴉的叫聲，周遭應該是一大片空地。」

言紀辰按了按額角，道：「京郊，有大片空地和寺廟的地方？成康，拿地圖過來！」在外頭守護的刀疤臉黑衣侍衛立即取了地圖送進來。

言紀辰展開地圖，拿筆在京郊勾畫了幾個圈，對少女道：「如此一來，範圍極大的縮小，我們只需要查找四處地方。」

他立即命令，「成康，將這四個地方派人去查，記住，找一處廟宇，佛像臉上有殘缺，廟內焚檀香，廟外有烏鴉，遇到這樣的廟宇，從裏到外給本王翻遍，務必找到畫軸！」

沈青薇在一旁聽著，九殿下辦事來倒是雷厲風行。

吩咐罷了，言紀辰轉頭看向少女，疑惑地問：「沈姑娘可以與鬼神相通？」

「鬼神？」沈青薇唇角揚起一絲淺淡的弧度，「鬼神之事不敢說。小女子只是通過觸摸物品能看到其主人的一些幻象。殿下的事情已了，若是尋到畫，莫忘了曾經答應過小女子的條件，也請殿下保守祕密。」說罷，她戴上帷帽，站起身來。言紀辰讓人拿了三張燙金請帖出來，交到沈青薇手上，「這請帖沈姑娘收著，既答應了妳，本王必不會食言，日後若到了要本王實踐承諾的時候，妳拿著這請帖到辰王府找本王便是，絕無人攔阻妳。」

「多謝王爺，那小女子告辭。」沈青薇收好請帖，叫了一聲「碎玉」，碎玉聞聲從外面進來扶著她。

言紀辰若有所思的看著她的背影，他素來一言九鼎，答應過她的條件便一定會做到，這丫頭會要求他做什麼呢？他挺好奇。

主僕兩人上了馬車，一路出府十分暢通。

上了馬車，沈青薇合了眼靠在車壁上休息，看起來有些疲憊。

碎玉見她臉色不好，擔心的問道：「方才姑娘同九殿下談了什麼，怎的如此耗神？」

沈青薇微微搖頭，沒有說話。

她於幻象中遊歷，每次必定耗費許多神思，她靠在車壁上疲倦的合上了雙眸，額角隱約傳來一陣陣刺痛。

她按著額頭良久，終於刺痛消失，不要一會，她沉沉睡了過去。

出了桃林到了官道，聽到後面又有馬蹄聲響起，沈青薇恍然從夢中醒來，問：「有人跟著我們？」

碎玉探頭，見幾騎人馬跟著，為首的還是那名刀疤臉的黑衣男人。

見她臉上露出驚慌之色，刀疤臉侍衛見狀拱手道：「請沈姑娘放心，因天晚城門關閉，在下面是奉命送沈姑娘入城的。」

沈青薇微怔，奉命？那自然是奉九殿下下的命令。

幾騎人馬不遠不近的跟著，一直隨著青氈馬車到了城門口，城門果然關閉了。

刀疤臉侍衛去向守城的官兵說了什麼，片刻後便城門大開，沈家的馬車得以順利入城，黑衣護衛們將他們一直送到侍郎府門口，直到他們進了侍郎府，護衛們才策馬離去。

碎玉感歎，「今日雖然九殿下攔截了咱們，可也虧得殿下想得周到，不然咱們還真回不了家呢。」

第二章 擒住殺人兇手

沈家此時已經開始晚膳，沈侍郎沈奕坐在飯廳中，身旁坐著妾室梅氏，她三十歲出頭，模樣嬌豔秀麗。

梅氏身邊坐著她十四歲的女兒沈青蘭和七歲的兒子沈子豐。

正房去世，梅氏母憑子貴成了掌家人，下人們尊稱她一聲「梅夫人」。

沈奕素來寵梅氏，如今她日日磨著沈奕把自己扶正，但她畢竟是丫鬟出身，要扶正，沈奕面子上過不去，所以一直拖延著。

「父親。」沈青薇行了禮。

沈奕見她回來，露出笑意，「妳去外祖家一住就是幾個月，如今總算回來了，餓了吧，過來坐下吃飯。」

碎玉扶著沈青薇坐下，梅氏看到她眼上的白紗，尖刻的笑了笑，「喲，這還蒙著呢，既然眼睛不好，以後少出去走動的好，乖乖待在家裏。」

沈青蘭在一旁附和，「就是，到底是官家的女兒，姊姊這樣還到處跑，就不怕人家議論嗎？」

碎玉侍立在沈青薇身邊替她盛飯夾菜，聽著梅氏和沈青蘭的嘲諷心裏直冒火。

梅氏見她沒說話，打出去的巴掌沒個響聲，反倒覺得沒意思，驀地想起一件事，對沈奕說：「大姑娘也滿十五了，若是再不議親恐怕叫人笑話。前日裏顧家有人來說親，我瞧著顧家家世十分殷實、顧公子人又踏實，趁著大姑娘今兒在這，也好把親事訂下來。」

顧家？

沈青薇手中的筷子一頓，她料到父親突然叫她回家必定有事，原來是梅姨娘讓她回家議親。

「姨娘說的顧家，是京城開綢緞莊的那個顧家？」

梅氏得意笑道：「可不是？家資萬貫的富豪人家！」

沈青薇嘴角揚起一絲嘲諷。

沈青蘭道：「姊姊莫要東挑西揀，顧家雖然不是官宦，那也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

人家呢。」

「砰」的一聲，沈青薇將碗筷擱在了桌上，朝沈青蘭的方向冷笑道：「的確是打著燈籠難找，既然妹妹這麼喜歡，妳嫁進去不就好了？」

「妳……」沈青蘭驀地瞪大眼睛，不依地看向自己的母親。

梅氏正打算說些什麼，被沈奕打斷了。

沈奕的臉色並不好看，鄭重道：「顧家乃是商賈，我們沈家是官宦人家，如何相配？妳這是挑的什麼親家？」

梅氏呵呵一笑，瞅了沈青薇一眼，酸溜溜地說：「老爺，你怎麼也不看看咱們大姑娘如今的情形？顧家雖是商賈，卻是腰纏萬貫的大商賈。他家說了，只要能娶了沈家的姑娘，哪怕千金的彩禮都不在話下。」

「千金……」沈奕微怔，有些遲疑。

女兒雖是大家千金，但是眼盲，願意娶她的官家恐怕難找，豪商大賈也未必不行吧……

要知道，他雖然官居高位，一年的俸祿十分有限，家裏這麼多人口要吃飯、要用度，還不能寒酸了，處處都要銀子花。千金於官宦人家也是一筆大數目，何況如今京城裏也不是沒有官宦千金嫁給豪商大賈的……

聽到父親沒有反對，沈青薇臉色微寒，「我若不答應，姨娘會如何？」

梅氏尖細的聲音揚了起來，「顧家豪商大賈，富甲一方，便是在京城也是數得著數的，這樣的人家不嫁，妳還想嫁給誰家？像妳現在的狀況，妳覺得妳還有的挑嗎？我說大小姐，如今不是妳挑別人，可是只有別人挑妳的分了！」

梅氏咄咄逼人，沈青薇心生惱怒，站起來反駁道：「若是姨娘固執己見，我也無話可說。只是，顧家的婚事終究不可能。父親，你可記得當初你答應我娘什麼事情？曾經發過什麼誓言？不過三年而已，難道就忘了嗎？」說罷，她扶著碎玉，負氣轉身離去。

女兒的質問讓沈奕慚愧地低下了頭，他的確答應過妻，女兒的婚事得經過她自己點頭。

梅氏氣急敗壞地叫起來，「就妳這樣的教養，哪裏像個大家閨秀？妳還想找什麼樣的人家？就是妳想嫁，也得人家肯要才行啊！」

只是她這話說出來，少女早已出了飯廳，回應她的只有門外沙沙的雨聲。

回到薔薇院中，王嬈嬈和丫鬟銀紋過來請安。

沈青薇去外祖家時只帶了碎玉一個，留下王嬈嬈和銀紋照看院子。

王嬈嬈是照顧她長大的乳娘，銀紋同碎玉一樣是跟隨她一起長大的，這幾個人於她就如同親人一般，今日見到她回來，兩人十分高興，噓寒問暖之後便去準備熱茶點心。

「姑娘才回來，梅夫人便嚷嚷著顧家的婚事，那顧家少爺鎮日裏流連煙花之地，聲名狼藉誰人不知？梅夫人怎麼能提出這檔子荒唐的婚事！」碎玉憤憤不平地說：「奴婢擔心姑娘今日一口回絕了顧家婚事，梅夫人不會善罷甘休。」

沈青薇眉端輕蹙，道：「那人慣是喜歡死攪蠻纏，哪裏會輕易收手？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罷了。」

她在外祖家收到父親書信時便覺得有蹊蹺，猜到自己回來之後可能會遇到的尷尬境況，她才接受了九殿下下的案子，提出了那個條件。

能夠震懾梅氏這種人的，從來只有權勢。

吃過茶點，同丫鬟、嬖嬖們說了一會話，沈青薇便靠在軟榻上休息。

合上眼時，彷彿又看到幻象中鮮血淋漓的場景，她讓碎玉拿來一卷金剛經，手握著經書，輕聲念誦了兩遍之後，心情漸漸平靜。

窗外，雨已停了，蟲兒唧唧的叫了起來。

屋子裏很安靜，她的耳畔彷彿又響起了母親溫柔的話語，彷彿還能感覺到母親臂彎中的溫度。

三年前，她的眼睛還看得見，她母親時常坐在窗前讀書、畫畫。

她總喜歡依偎在母親的身邊，望著母親美麗的側臉，乖巧地聽她讀雜記上的志怪趣聞，金色的陽光懶洋洋地撒在她的身上，窗外鮮花盛放、歲月靜好。

那時的她喜歡鮮豔的衣裳，母親親手為她裁裙，並繡上美麗的花樣和雲紋，替她試衣時常感歎她又長高了。

她本以為，這樣的日子不會改變，母親會一直陪在她的身旁，直到三年前那一場大火突如其來，改變了一切。

葬禮之後，她多半時間待在外祖家，偶爾回來住一陣子，時間本該淡化心底的傷痛，可是重新回到薔薇院中，便會不由自主的想起關於母親的一切，心底生出隱隱的痛來。

「姑娘，梅夫人來了，說找姑娘有事。」銀紋過來稟告。

「不見，就說我已經歇下了。」沈青薇起身向臥房內走去，這屋子她十分熟悉，雖然看不見一樣進出自如。她脫了外裳，靠在了床邊。

院子裏傳來梅氏冷嘲熱諷的聲音，她的音量不小，像是故意說給她聽的。

奴婢出身的梅氏，從來就不懂真正的當家主母應該有怎樣的雍容氣度，指桑罵槐了好一陣子，才不甘地離開。

夜漸漸靜了，碎玉正打算熄燈，聽到帳子裏沈青薇叫了一聲，忙應道：「姑娘要什麼？」

「明日收拾收拾，準備搬家吧，我想去梧桐巷的院子住幾天。」

母親是大家出身，當初帶來的嫁妝不少，梧桐巷的院子是母親留給她的，距離侍郎府不遠，一直空置著。

碎玉有些驚訝，猜測姑娘大約是不喜梅氏聒噪。

「老爺那邊呢？」她擔心地問。

畢竟姑娘家不住家裏，反倒住在外頭，有些不合適。

「無妨，我跟他說便了，只說去住幾日，他不會不答應。」沈青薇輕聲道。

母親在時，父親一直是疼她的。但父親今日的態度著實叫她有些心寒，母親去世三年，他也就開始傷心了一陣子，便一心寵著梅氏。今日姨娘提出同顧家結親，

他竟有同意的意思，若不是母親生前讓他發過誓言，今日怕是真的會受姨娘蠱惑將她嫁進顧家了。

她想起一事，從抽屜裏摸出一封燙金請柬，交給碎玉，道：「明日一早，去替我送個信。」

第二日下午，有人往侍郎府送了東西，說是專門送給沈大姑娘的。

管事徐娘子一聽那人的身分立即去報給了梅氏。

梅氏聽了大吃一驚，同她一起急急的往薔薇院去了。

進了院子，她見沈青薇正在廳中看東西，猜到便是那樣禮物，忙滿面笑容地走了進來，「聽說辰王府送來了好東西。」

碎玉笑指著桌上的錦盒道：「梅夫人請看，這裏可不就是辰王府送過來的禮物，好大一棵靈芝呢。」

梅氏快步過來，細細一看，果然碗口那般碩大的一株靈芝，光澤潤滑，看起來價值不菲。她吃驚地瞪大了眼睛，「真是辰王府送的？」

碎玉道：「哪裏還能有假，這靈芝可是徐娘子親自送過來的。」

徐娘子忙道：「正是呢，對方的確是辰王府的人，夫人瞧瞧這盒子上的徽印，可不就是辰王府的？」

梅氏細細一看，果然，盒子上的徽印不正是「辰王府」嗎？

她心中驀地一跳，驚疑不定地看向沈青薇，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妳是怎麼認識辰王殿下下的？」

那位可是高高在上的天潢貴胄，當今聖上最疼愛的兒子啊！

九殿下生性放曠不喜拘束，宮廷走馬，宵禁夜遊，從來無人敢管，前不久又聽說聖上見他喜歡打獵，便賜他一座十分華麗的京郊別院，這些都是天底下獨一份的恩寵。

少女淡聲道：「萍水相逢罷了。」

「萍水相逢他會送妳這麼大一棵靈芝？」梅氏不信，「莫說是別人，就是妳爹，想摸他的門兒都摸不著呢，更別說送東西？妳這話說給誰聽誰也不信啊！」

沈青薇微揚唇角，「正如姨娘所說，那樣的人物，他心裏究竟想什麼，又有誰能知道？他或者覺得同我有緣，也未可知。」

「有緣？」梅氏暗自琢磨，難道辰王看上她了？可是又不大可能，人家王爺什麼樣的貴女千金找不到，要去喜歡一個盲女？但是保不齊有的皇家人就是口味獨特？

她左思右想，也想不明白，但是也清楚，不論什麼緣分，有九殿下在此，顧家的婚事便不能急了，且看清楚九殿下到底是個什麼意思再說。

沈青薇輕輕撫了一下那靈芝，幽幽道：「這世上有些事，又怎麼說得定呢？姨娘當初卑微的時候，何曾想過能掌中饋呢？」

梅氏臉上一陣發燙，按捺住心頭的惱怒，咬牙道：「這樁婚事我可沒逼妳，原本就是為了妳好！如今妳自己有想法，我……我自然也不好強求，終歸，我是一片

好心，妳別把人家好心當了驢肝肺！」

沈青薇淡淡道：「姨娘好心，自然不會錯怪。」

梅氏也不好再多說什麼，灰溜溜的出了院子。

院落清淨了，沈青薇鬆了一口氣，她知道梅氏應當能消停一陣子了。

她讓碎玉拿了請柬去辰王府送信，他既送來了靈芝，便是完成了她的第一個要求。如此說來，畫肯定找到了，他的案子進行得怎麼樣了？

她在盒底慢慢摸索，找到了一個紙筒，遞給碎玉道：「幫我看看，上頭寫著什麼。」碎玉打開紙筒，訝異道：「姑娘，是一幅畫！上面畫著一個斑駁的寺廟，裏面一個佛像，佛像的臉半邊毀了，佛像前俯身躺著一個人，旁邊一灘血。」

少女點頭，這幅畫同她之前對幻象的描述一致。

「上面有沒有一個畫軸？」

碎玉細細尋了一回，發現廟外畫了一棵大樹，大樹杈上有個烏鴉窩，枝上烏鴉在叫，烏鴉窩裏畫上了一個小小的畫軸，若是不仔細看，還真找不著。

「真有個畫軸，在烏鴉窩裏。」

沈青薇釋然，他果然找到了。賊人藏得巧妙，九殿下心思亦是敏銳，驀地，她想起什麼，問碎玉，「畫上有沒有第二個人？」

碎玉看了一回，確定的搖頭說：「並沒有，只有一個人。」

沈青薇五指微微攥緊，擰眉低語道：「怎麼會只有一個人？」

畫找到了，偷畫賊也找到了，打死偷畫賊的殺人者卻沒有找到。

她推測作案的可能有兩人，兩人起了紛爭都想獨霸名畫，其中一人殺了另外一個人。因為外面風聲緊，殺人者怕被人稽查露了行藏，便將畫藏在了烏鴉巢中，等風頭過了再來拿。

九殿下行動迅速，第二日便搜遍了城郊破廟找到了畫軸，殺人者肯定來不及取回畫軸。

偷畫之罪雖重，但罪不至死，所謂殺人償命，天經地義，如今被殺者暴屍荒野，殺人者卻逍遙法外。

「殺人兇手到底在哪兒？」她摸了摸下巴，低低自語。

隔日裏，銀紋和碎玉收拾了一些日常衣服，又收了一箱子書搬上了馬車。

搬家的事情沈青薇已經稟告父親，梧桐巷距離侍郎府不算遠，又有王嬾嬾和兩個丫鬟照顧她，沈奕倒沒說什麼，又派了兩個壯實的婆子去給她看門，便隨她去住了。

梅氏這兩日正為顧家的事情生悶氣，自然也不想看到她，走了倒省心。

梧桐巷的院子很寬敞，一個正房、兩間廂房，外加兩個耳房，後面還有一座小花園，雖不大，幾個人住也綽綽有餘。

碎玉叫人做了個牌匾，問她要題什麼字。

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。」她輕聲吟道，提筆寫了「燕園」二字。

這裏，是過世的母親留給她的，對於現在的她而言，比起侍郎府，這裏倒更像她的家。

午後，她在院中小憩，碎玉同銀紋將金黃的迎春花插在梅瓶中，陽光溫暖，院中花香氤氳，一派愜意。

院子外頭似乎響起了銀鈴聲，像是有馬車駛進了巷子。

「哪家的馬車？」碎玉好奇的到大門邊探頭看去，只見梧桐巷子轉角處，一輛馬車緩緩駛進來，馬車看似普通，可是那馬的神姿、欄杆的雕工、轎簾的布料，都是一等一的講究。

馬車進了梧桐巷子，正好停在燕園前。

碎玉瞪大了眼睛，只見從車上下來一個身著天青色織銀錦袍、容貌俊美、氣度高貴的公子。

「王……」

她話音未落，那公子悠然搖著玉骨摺扇，攔住了她的話，「叫我王公子。」

他立在院落前，目光掃過牌匾，唇角微勾，「燕園？有點意思。」

沈青薇聽到了他的聲音，雖料到他會來，卻沒想到來得這麼快。

王嬾嬾和銀紋在一旁看得雙眼發直，不曉得是哪裏冒出來這樣俊美非凡的清貴公子。

碎玉引著言紀辰和沈青薇來到廳中，片刻後，碎玉出來將菱花紅木門帶上。

王嬾嬾立即湊了上來，蹙眉低聲道：「這樣合適嗎？這孤男寡女的，妳怎麼不勸勸姑娘？」

碎玉知道九殿下請姑娘幫他找畫的事，低聲回答，「這位爺誰都惹不起，再說了，他來是找姑娘有要事的，並非登徒子。」

王嬾嬾和銀紋對看了一眼，半信半疑。

廳中，言紀辰環視了一周，道：「妳這小院子倒是不錯。」

「不能跟辰王府相比。」少女不卑不亢地道。

言紀辰微微挑眉，目光落在少女的臉上，她今日沒有戴帷帽，長髮及腰，烏黑如墨，雙眼依舊蒙著白紗，一身素衣，看起來清雅秀麗。

這樣的容顏，就這麼看著也是賞心悅目的。

「妳是不是猜到本王的來意？」

沈青薇回答，「殺人者逍遙法外，殿下沒有頭緒。」

言紀辰輕笑了一聲，「果然瞞不住妳，妳像隻狐狸，總能猜透別人的心思。」

沈青薇聽這話，不由得微微蹙起眉頭。聽他這語氣、這話語，他們很熟嗎？

言紀辰將尋畫的事情說了。

在沈青薇說出線索的翌日一早，護衛們便帶人出城搜索符合條件的寺廟，很快就鎖定了一間。

言紀辰親自帶人前往查看，正如沈青薇在幻象中看到的，破廟之中，佛像的臉殘了一半，寺廟中有燃盡的劣質檀香，廟外的大樹上有一個烏鴉窩，不時可以聽到吵鬧的烏鴉叫聲。

廟中空無一人，也沒有畫軸的痕跡，但佛像前的空地上時常有蒼蠅飛舞。他覺得黃土之下有蹊蹺，便令人掘開黃土，果然發現了一具屍首，這具屍首的後腦被打破。

經過查驗身分，這人是辰王府的一名侍衛，他是庫房管事的侄子，有可能偷偷複製了庫房的鑰匙，盜取了名畫。

但是殺死他的人不知所蹤。

聽到這邊，沈青薇問了一句，「王爺如何想到畫軸會藏在烏鴉窩中？」

倘若是旁人去搜，在廟中搜不到畫軸可能就離開了，誰能想到畫軸會藏在那種地方？

言紀辰淡淡一笑，「但凡作案者，沒有不留下蛛絲馬跡的，只看查案的人能否能發現，只要細細查看，不難看到樹幹上有幾點淡淡的黃泥痕跡，這些泥痕為何會出現在樹幹上？這個人必定上了樹，至於為何上樹，答案不言而喻。」

沈青薇點頭，「王爺很聰明。只是現在的狀況，畫軸雖然找到，殺人者卻無跡可尋。」

言紀辰從袖中取出一個用黃綢布裹著的物品推到少女跟前，「這便要看看沈姑娘的本事了。」

推到沈青薇面前的是一個黑色的刀鞘，長度不過一掌，她可以感覺到從刀鞘上散發出一股似有若無的戾氣，讓她心中生出寒意。

「這是在破廟中找到的唯一有價值的東西，兇手在打破死者腦袋之後，又砍了他數刀，這個應該是兇手的刀鞘。」

她每次感應這些物件都會耗費心神，但是好奇心讓她毫不猶豫的伸出手按在了刀鞘上。

沈青薇靜心凝神，漸漸地，眼前浮起一陣白色的霧氣，白霧中出現一個戴著斗笠的黑衣人，身高在七尺左右，體型壯碩，斗笠壓得很低，看不清他的臉。

他伸手牽馬繩時，衣袖滑落，手臂上出現了一個詭異的刺青圖案。

他牽著馬走向一座高大的城門。

「黑衣男人戴著斗笠，牽著馬要出城，他的手臂上有刺青。」她描述著刺青的樣子，「三簇火焰，下面有一個骷髏頭。」

「骷髏頭？」言紀辰大吃一驚。

「他就要出城了，我看到了城牆！」少女急切道：「到底是哪個城門？」

她有些困惑，京城四座城門的模樣都差不多，倘若不找出是哪座城門，賊人恐怕很快就逃之夭夭了。

言紀辰急問：「那座城門附近有什麼樣的聲音？或者怎樣的紋飾？」

「我有聽到響亮的鑼鼓聲……」

沈青薇的話音剛落，言紀辰立即反應過來，「是東城門！我立即前去！」

言紀辰轉身推門而出，急急的就上了馬車離去。

院子裏的幾人看懵了，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怎麼這位公子急匆匆的走了？

碎玉進來時，聽到沈青薇低聲自語，「的確是東城門。」

她聽了一懵。

「東城門臨近東市，時常有戲班子表演，那鑼鼓聲可不就是戲臺子那邊傳來的嗎？」

碎玉撓頭，又聽得一頭霧水，不明白她在說什麼。

「將這刀鞘扔了，氣味我不喜歡。」沈青薇道。

馬比馬車行得更快，侍衛成康先帶了幾騎人馬前往東門捉拿有刺青的黑衣人。

等言紀辰到時，東城門已經亂成一鍋粥了。

侍衛截住了黑衣人，雙方纏鬥了起來，那黑衣人看起來武功極高，被幾人圍困一時半會仍沒有落下風。

言紀辰坐在馬車中掀簾觀看，若是成康三人都拿不住這個賊人，此人的武功當真是非常了得。

打鬥之時，黑衣人的袖子滑下，手臂上露出了一個猙獰的刺青，正是三簇火焰，下面是一個骷髏，如果他沒記錯的話，大理寺曾經在追捕一個汪洋大盜，那盜人手臂上也有這樣的刺青。

傳聞這些有刺青的人同屬於一個神祕而兇狠的犯罪組織——骷髏黨。

「你也該束手就擒了！」唇角微勾，他的手中多了一張精緻的鎏金弓弩，掀開簾子一角，拉動機括——

「嗖！」

離弦的銀箭如同流星一般劃空而過，既快又準，從幾人打鬥的縫隙中穿過，直刺黑衣人的右腿，本欲騰跳而起的黑衣人應聲而倒，沒等他反應過來，三把明晃晃的長劍已經齊齊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

黑衣人惡狠狠地回頭向箭發處望去，許多人遠遠觀看，卻不見射箭人的蹤跡。

侍衛將黑衣人直接交到了大理寺，經過驗明正身，這個人正是大理寺一直通緝的汪洋大盜。

辰王府中，言紀辰緩緩展開手中的畫軸，盜畫案塵埃落定，他終於有空閒好好欣賞這幅名畫。

畫上山川河流大氣恢弘，栩栩如生，無邊風景彷彿就在眼前。

「好畫！」他輕歎一聲。

明日就是太后壽辰了，想必她老人家看到這幅畫定然會心生歡喜。

這麼一想，他腦海中忽浮現出一張雙眼蒙著白綾的清麗臉龐，倘若沒有她，這畫恐怕真就找不回來了。

他完成了她的一個要求，還有兩個。

老實說，她的第一個要求並不過分，不過是讓他在眾目睽睽之下送一樣禮物到侍郎府。

但是，這麼做到底是為什麼？他沒想明白。

他第一次遇到這樣聰慧又神祕的女子，讓人忍不住想要探尋她身上的祕密。

第三章 猜花謎的魁首

過了幾日，沈青薇回家陪父親吃飯，到家時，梅氏對她沒什麼好臉色。

吃完飯，她正要坐車回去，徐娘子卻拿了帖子進來，滿臉堆笑地道：「夫人、夫人，好消息！宮裏頭要辦百花宴，咱們家的姑娘也在受邀之列。」

梅氏一聽，不由得一驚，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，宮裏頭百花宴從來不請外人，怎麼今年竟破例了？

徐娘子喜孜孜的道：「如今九殿下和十殿下都未娶親，今年破例讓官員千金入宮，說不準就是為了這兩位挑選王妃啊！」

梅氏這麼一聽，頓時激動的直搓手，拉著一旁的沈青蘭興高采烈道：「蘭兒，妳的機會來了！」她催促道：「快將帖子拿來我看！」

沈青薇扶著碎玉的手轉身正要離開，卻聽到身後梅氏失聲叫道——

「什麼？嫡女！為何寫的是嫡女？」

沈青蘭怪叫起來，「咱們家的嫡女哪能見得人！」

沈青薇一怔，停住了腳步，蹙了蹙眉。

碎玉扶著她，吃驚地說：「姑娘，她們說請的是嫡女，那不就是……妳嗎？」

梅氏將帖子翻來覆去的看，來來回回只在帖子上看到邀請沈家嫡女應約，不由得跺腳大惱，「宮裏頭的是不是沒搞清楚情況？我們家裏的這個嫡女怎麼能見娘娘們呢？」

一旁徐娘子被她的話嚇得臉都白了，低聲道：「夫人低聲啊，這帖子是宮裏頭發出來的，夫人可不能亂說話，萬一傳出去不得了。」

沈青薇冷冷一笑，朗聲道：「姨娘說的什麼話，向來請官家千金入宮赴宴，只聽說請嫡女的，難道還請庶女不成？如今既然帖子上請了我去赴宴，我自當好生準備。」她轉頭對碎玉道：「將帖子接了，回家準備。」

碎玉一愣，硬著頭皮從梅氏手裏拿過了帖子。

梅氏氣得咬牙切齒，道：「妳去？妳去又有什麼用？妳真當還能選上王妃不成？若我是妳，自當老老實實的在家待著，不要出去丟人現眼！」

沈青蘭也說：「姊姊何必自己為難自己？到時候叫人笑話，丟的可不是妳一個人的臉面，是咱們侍郎府的臉面。」

沈青薇回頭望向她，傲然地揚起下巴道：「如此，讓姨娘和妹妹失望了，畢竟我沈青薇的確是沈家堂堂正正的嫡女！何況，這是皇家下的帖子，姨娘還敢抗命不成？姨娘不必操心，屆時我一定準時赴約。」說罷，她扶著碎玉的手飄然離去，氣得梅氏和沈青蘭直跺腳。

燕園房中，碎玉滿臉疑惑的望著帖子，「姑娘真的要去嗎？恐怕、恐怕那些貴女的言語不好聽呢。」

沈青薇淡淡道：「這是宮裏的帖子，無論去或者不去，都不是咱們能決定的，既帖子送來了，去便是了，若怕人嘲笑，難道一輩子蝸居在家不出門了？」

碎玉一想，也是這麼個道理。

清晨，淡金色的陽光從窗外照進來，外面樹木青翠，花兒盛放，陽春三月的確是賞花的好時節。

少女臨窗梳妝，自從母親去世後，時隔三年，她終於脫下素衣，換上了錦衫。因要進宮，碎玉特意從箱底翻出了海棠紅底的銀蝶穿花雲錦輕紗裙替她穿上，又給她綰了百合髻，斜插翠玉釵，點上花鈿，染上胭脂，稍作打扮，鏡中少女便明艷照人，一如春日海棠正豔，雙眼蒙著白紗平添了幾分我見猶憐的氣質。因為入宮，沈奕不敢大意，特意叫徐娘子親自來看，坐著家裏最好的車馬過來送她入宮。

今日入宮的貴女多，前後馬車絡繹不絕，貴女們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路上都有親友相送，歡天喜地倒像是過節一般。

沈家馬車也在隊伍中，不疾不徐的隨著車流向宮中緩緩駛去。行到一半的時候，沈青薇聽到人群出現騷動，耳畔似乎響起無數少女驚呼的聲音。

「那是辰王爺的車駕！」

「辰王爺啊！」

「天啦，好想看看他到底長什麼樣子！」

「真可惜，九殿下為何不露面？」

碎玉揭開簾子探頭看，果然看到一輛似曾相識的馬車，激動的對沈青薇說：「姑娘，今日九殿下也要進宮，難道也是要參加百花宴嗎？」

沈青薇微微蹙眉，答道：「或許。」

碎玉越發的激動了，「姑娘妳這麼聰明，妳說，今日的百花宴是不是真的是替兩位殿下選妃的？」

沈青薇淡淡一笑，搖頭道：「那也與我無關。」

碎玉聽了，沒勁的放下了簾子，支著下巴，失望道：「是啊，姑娘說的總是對的。可是萬一……」她眼底浮起一絲希望。

「沒有萬一。」沈青薇伸出手，輕輕地在她頭頂敲了一下。

入宮之後下了馬車，便有太監引路，直接往御花園中參加百花宴，聽聞皇后、太后都會出席。

此次進宮的貴女都是四品以上大員的千金，有少數幾個進過宮的，但絕大多數是第一次進宮，一個個滿心滿眼的激動和緊張。

尤其是方才宮外出現辰王座駕，少女們更是一個個心花怒放，滿懷憧憬。

沈青薇下車的時候，便聽到一陣低低的議論聲，其中兩人的聲音直傳到她的耳畔。穿著鵝黃錦裙的是戶部尚書家的千金杜月娥，她身後跟著穿著紫色錦裙的是禮部尚書家的千金林姝，杜月娥姑母在宮裏做嬪妃，仗著身分慣是驕縱。

「我爹是她爹的頂頭上司，她家的情況我可知道得很清楚，她三年前眼睛是失明了，怕是宮裏頭還不曉得，這才錯發了這帖子。我瞧著她這樣子，到了娘娘們面前恐怕是要失禮的。」杜月娥冷聲道。

林姝低笑道：「可不是，如今來了豈不是丟了她家的臉面？怕是待會娘娘們瞧見

了也要不高興呢。」

「就是呢。」杜月娥應聲，「待會可有熱鬧可看了。」

碎玉聽到氣得咬牙。

沈青薇對她搖搖頭，閒話盡可讓人說去，若是句句計較，她還真忙不過來。

正值暖春，御花園中百花盛放，姍紫嫣紅，風景如畫，貴女們在宮女們的引導下依次坐下，滿懷激動又忐忑不安地等待娘娘們的到來。

畢竟入宮的機會千載難逢，有的人或許這輩子只有這次入宮的機會，雖然未必能被選為王妃，便是見一見這些貴人們也是極榮耀的事情。

不一會兒，太監拉長的聲音響起，一群太監、宮女開路，娘娘們果然來了。

貴女們隱隱躁動起來，見身著錦繡華服的貴人們在宮女們的簇擁下款步過來，都緊張不安地站起來齊齊請安。

貴人們落坐，中間的是太后，左邊是皇后，右邊是十一皇子的生母麗妃。

太后六十多歲，氣度雍容，面容紅潤，保養極好。

皇后四十多歲，身著鳳袍，頭戴鳳冠，生得容貌端莊秀麗，又雍容大度。

麗妃更年輕一些，三十多歲，嬌巧俊秀，容貌柔和。

望著滿園嬌花般的青春少女，太后心情大好，笑道：「今日都隨意些，不過是叫妳們來陪著哀家曬曬太陽看看花，不用拘禮。」

貴女們齊聲應了一聲，「是。」

太后轉頭問皇后，「哀家叫了老九和老十都來的，怎麼還不見人？」

皇后笑答，「都在宮裏，怕是被他們父皇叫住了，一會便會過來。」

太后聽罷，點了點頭。

底下的貴女們聽到她們的話，都心思活絡起來。

如此說來，今日叫她們真的是為九殿下和十殿下的婚事了。

這麼一想，貴女們便越發的緊張和激動了，兩位都是天潢貴胄，若能當選成為王妃，可不是一朝飛上枝頭變鳳凰？

沈青薇聽到這話，心裏明白了幾分，娘娘們大約是想多看看，這麼多貴女裏，或許能挑出一兩個出色的作為未來王妃的人選，但是那個人肯定不是她，她純粹是來應卯的，安心喝茶、吃飯便好。

宮女們陸續上了茶點，樂聲響起，貴女們開始悄聲閒談，娘娘們也不介意，滿面和氣笑容，氣氛漸漸活絡起來，貴女們說話的聲音也大了起來。

人群中，一個眼纏白紗的少女有些惹眼，皇后抬頭看去，不由得皺了皺眉頭，「這是哪家的，怎麼就叫進來了？」

一旁嬪嬪稟告道：「三年前沈侍郎家失火，沈家嫡女傷了眼睛，怕是那位姑娘。因為娘娘之前說讓四品以上的嫡女都過來，因此帖子就發下去了。」

皇后禁不住揉了揉額角，不悅道：「也不弄清楚情況，回頭去查查哪個奴才辦的蠢事，再拉去打板子！」

太后眯眼看了一回，緩緩道：「今日是好日子，莫要動氣。哀家看，這姑娘雖然失明，卻容貌清麗，氣質脫俗，是個好姑娘，莫要為難她。」

皇后一愣，只得點頭，「母后說的是，一切都依您的。」

這時，貴女中發出一陣低呼，太后轉頭看時，見兩位風度翩翩的公子一前一後從玉白色的鵝卵石甬道上過來。

兩人都是模樣出色的英俊青年，走在路上宛如兩幅畫一般，尤其是前面那位，氣度如芝蘭玉樹，光華卓絕讓人禁不住仰視。

太后滿臉笑容對著他們招手，「辰兒、昱兒，過來！」走在前面的正是辰王言紀辰，後面則是英王言子昱。

許多貴女頭一次見到辰王本人忍不住驚歎出聲，沈青薇聽著動靜便知道言紀辰來了，她並不知道他長什麼模樣，讓貴女們如此心馳神往，只隱約記得在幻象中曾經看到他的背影，的確是賞心悅目的。

兩位王爺的出現令場面越發的熱鬧，樂聲更加歡快，貴女們越發確信今日的宴席便是為了選妃，一個個卯足力氣想引起兩人的注意，秋波暗送的、搔首弄姿的、高談闊論的，巴巴的就想王爺多看自己一眼。

沈青薇對於貴女們的暗潮湧動無動於衷，始終安靜的坐著，彷彿周遭的一切都與她無關。她慢慢喝著杯中的茶水，偶爾吃點碎玉幫她夾的糕點，優雅而淡定。言紀辰的目光穿過人群看過來，瞧著她清冷的樣子禁不住嘴角微揚，不愧是她。坐在同一桌的林姝對杜月娥道：「妳看吧，我瞧著這場宴會下來就沒她的事兒。不過她也真坐得住，明明知道白來一趟，還表現得那般淡定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裝的。」

杜月娥捂嘴輕笑，「她不淡定還能怎麼辦？難道還真嫁給王爺不成？我瞧著也入不了娘娘們的法眼。」

沈青薇淡淡一笑，擱下手中的茶杯，輕言道：「喜歡閒言碎語，說三道四，這樣的千金恐怕也入不了娘娘們的法眼吧！」

杜月娥恰恰聽見這番話，瞪了眼睛，「我入不了娘娘們的法眼，那也比妳強！」碎玉不服氣，忍不住添嘴道：「要論聰慧，林姑娘恐怕未必及得上我們姑娘呢。」

「妳……」杜月娥氣得要站起來，被林姝一把拉住。

「別氣，待會叫娘娘看見失了儀態。妳瞧，出花謎了。」

所謂花謎，便是在百花中掛上許多紅色的小燈籠，每個燈籠裏擱著謎語。

姑娘們先要去花叢中尋找小燈籠，拿出中間的燈謎猜謎語，猜出後，在燈謎反面寫上謎底，投回燈籠之中，拿著答完題的燈籠送到太監處登記，猜對最多的前三位便有獎賞。

眾人心裏都清楚，若是成了頭三名，便能入了娘娘們的眼，說不準會成為未來的王妃。

活動一出，姑娘們躍躍欲試，爭先恐後地紛紛去花中尋謎語。

且不说猜不猜得對，第一步先搶到最多的燈籠才是最要緊的。

碎玉扶著沈青薇一路尋找花中的燈籠，杜月娥一路跟著她們，每每在碎玉尋到燈籠時，杜月娥身邊的兩個丫鬟便一個箭步衝出來，將碎玉擠到一邊去搶了燈籠，氣得碎玉直跳腳。

「杜姑娘，有這功夫，妳自個帶人去多找幾盞燈籠不好嗎？為難我們有意思嗎？」碎玉氣憤憤道。

杜月娥眯眼笑道：「為難別人沒意思，為難妳家姑娘就是有意思！怎麼也不看看自己什麼樣子，路都走不利索還敢出來晃悠，就憑這樣，還敢跟我們搶？九殿下、十殿下，那是妳能癡心妄想的嗎？」

碎玉氣得咬牙切齒，「杜姑娘，妳這是誠心欺負人。」

「欺負妳怎樣？」杜月娥得意的揚起下巴，「沈青薇，我告訴妳。若論身分，妳爹是我爹的下屬，若論後臺，我姑母是這宮裏的嬪妃，我便是欺負妳，妳又能怎樣？」

沈青薇淡淡一笑，「我不同狗計較，因為，我不咬人。」

「沈青薇！」杜月娥氣極，雙手叉腰攔在她的面前，惡狠狠道：「妳什麼意思？妳敢罵我是狗？我若是狗，妳就是一條瞎了眼的狗！」

沈青薇不由得好笑，「我只說不同狗計較，卻沒說杜姑娘就是狗，天底下自認是狗的貴女，杜姑娘當真是第一人。」

杜月娥快要被她氣死，跳起來揚起手便要揮下，耳畔卻響起一個清潤而冷厲的男子聲音——

「住手，這裏是什麼地方，由得妳放肆！」

杜月娥嚇得一抖，那一巴掌硬是沒有打下去，轉頭一看，她頓時怔住了，那不是別人，可不正是如皎皎明月般的九殿下？

言紀辰到了杜月娥身前，目光掃過她那兩個丫鬟手中的小燈籠，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巧得很，本王一路走過來，正巧看見有人在大內御花園行綠林大盜般的做派，妳們是想本王去跟太后說一說，還是自己還回去？」

杜月娥嚇得一抖，兩個丫鬟惶恐地望著她，她趕緊點點頭。

「還不將妳們的東西拿回來？」言紀辰道。

碎玉一聽，趕緊將小燈籠都拿回來，滿滿地抱在懷裏。

沈青薇微微詫異，他竟一直在後頭，是想看熱鬧嗎？

杜月娥心裏憋屈又覺得丟臉，慚愧得滿臉通紅，面對辰王爺，話不敢多說一句，悶悶的行了個禮便告辭了。

「妳瞧著安靜，罵起人來倒伶牙俐齒！」他戲謔地看向沈青薇。

沈青薇回答，「小女子並未罵人，殿下怕是聽錯了。」

言紀辰不由得笑了，寬容的道：「好，算本王聽錯了，妳陪本王走一走。」

沈青薇心中微詫，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意思，但還是扶著碎玉的手跟著他慢慢走在薔薇花盛開的卵石小路上。

「殿下又遇到麻煩了？」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言紀辰找自己的理由。

言紀辰轉頭看她，少女海棠色的紗衣輕輕拂過翠綠的枝葉，換了這身衣裳，於這薔薇花叢中，人比花嬌。從前穿素錦，顯得清冷秀麗，如今換了紅色，倒顯出幾分少女的嬌俏來，但無論穿怎樣的衣裳，濃妝淡抹總是相宜的。

少女敏銳的感覺到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臉上，微微垂下了臉。

「在妳眼裏，本王的麻煩這麼多？」言紀辰唇角微揚，戲謔的道。

「應該也不少。」她坦白的說。

言紀辰看了她一眼，勾了勾唇角，覺得有趣，道：「妳猜的倒也沒錯，最近受了父皇的旨意要監理大理寺，如今大理寺積壓了許多陳年的疑難雜案，恐怕需要麻煩好一陣子。」

「殿下身負重責，自然是忙得好。」她十分表面的恭維了一句，手輕輕拎起裙子，以免絆到腳步。

「上次送的靈芝可還喜歡？」他同她並肩而行，隨口問了一句，目光隨時留心她的腳步，瞧著她那裙尾輕擺，還真擔心她是不是一會兒會給絆倒。

「辰王府的東西自然都是好的。」她輕聲回答。

「敷衍本王，不過一個靈芝罷了，哪有好不好，倒是妳讓本王送靈芝的這份用意，很有些可疑。」

「殿下一言九鼎，答應過的事情必定不會反悔，三件事情，如今完成其一，至於用意，小女子自有自己的麻煩，不會牽連殿下便是了。」

言紀辰挑了挑眉，她倒是不卑不亢，敢這樣同他說話的女子，天底下恐怕沒幾個。他的目光落在她眼上的白紗，突然有些好奇，白紗下的這雙眼睛到底是什麼樣子？好看的，還是難看的呢？

經過一座八角亭子，言紀辰要入亭休息，碎玉扶著沈青薇一起進去坐下。

這時，成康抱著一堆小燈籠走過來，一沒腦將燈籠全都倒在桌上，「殿下，御花園中大半的燈籠都在這兒了。」

成康手腳快，得了吩咐，立即叫幾個人多方位搜索，在貴女們還沒反應過來時，已經拿到了大半燈籠。

沈青薇一怔，猜花謎是為了從貴女中選出出挑者以便來日選妃，這分明是貴女們的活動，九殿下怎會有興致？

「妳且幫我猜這些花謎，這麼多，本王一個人可猜不完。」

沈青薇疑惑地問：「這些花謎是給姑娘們準備的，殿下這麼做恐怕不合適吧？」

言紀辰斜倚在欄杆上，嘴角揚起一絲慵懶的淺笑，星子般璀璨的眼眸掠過一絲狡黠的光芒，毫不在乎地說：「無妨，猜燈謎這麼有趣的事情，怎能少了本王一份？」

「本王已經同太后知會了，妳幫我猜便是了。本王若是得了獎賞，獎品分妳一份。」沈青薇心中有些懷疑，卻也搞不明白他的意圖。反正選妃與她無關，若真有獎賞，幫他猜謎也無妨。

言紀辰揀了幾個謎語猜了，猜了一會便沒什麼耐心，看著她猜謎。

碎玉替沈青薇念了謎語，她心思機敏，猜謎的速度很快，不一會便猜了一堆。這麼些謎語，倒沒有花費太多時間。

猜完了謎語，言紀辰叫成康將燈籠送到太監那邊。

沈青薇扶著碎玉的手回到了宴席上，此時貴女們紛紛返回，抱怨拿到的燈籠極少，不知道是哪個眼疾手快的都搶光了，她聽著只心裏暗暗好笑。

她想著這場謎賽即便辰王爺故意搗亂，在剩下的燈籠裏一樣可以選出前三名吧，

倒是不知道哪家姑娘這麼幸運，如今與辰王爺相處這幾次，她也曉得那位是個極優秀的男子，又生得極好，普天之下，能嫁給他的女子可不是天大的幸運？

圓桌對面，杜月娥瞪著沈青薇，她瞧見沈青薇同辰王爺散步，心裏一直憤憤難平，但是事關辰王爺，她也不敢說些什麼。

太監們統計了燈籠的數目，便開始宣佈前三名的人選，所有貴女們紛紛抬頭看過去，眼底流露出緊張而期盼的光芒。

「第三名，猜中花謎十個！禮部尚書的嫡女林姝！」

林姝聽了，驚呼一聲，激動地站起來。

太監招手道：「林姑娘請到前面來，娘娘們要仔細瞧一瞧呢。」

林姝一聽，激動得幾乎要暈倒，顫抖著扶著丫鬟走過去。

其他貴女羨慕極了，若是能得娘娘們高看一眼，成為王妃的機會就多一點。

太后瞧了一眼，不由得皺了皺眉頭，對身邊的皇后低聲道：「這丫頭瞧著倒是挺機靈，就是面相不太討喜，刻薄了些。」

皇后點了點頭，太后看人素來準，不討喜自然是沒希望的。

「第二名——」太監聲音又起，眾貴女都緊張的豎起耳朵。

「太師府嫡女吳玉蓮，猜中花謎二十個！」

一語落下，人群中有失望的，有羨慕的，有嫉妒的。

只見眾貴女中走出來一名姿態優雅，容顏秀麗的女子。

太后點頭，「這個瞧著還不錯。」

皇后聽到對身旁嬪嬪道：「記下她的名字。」

嬪嬪點頭，依言記下。

麗妃笑道：「接下來要宣佈第一名了，你們說會是誰呢？」

皇后笑答，「哪裏說得準，不過是個遊戲罷了。」

「第一名，戶部侍郎府的嫡女沈青薇，猜中花謎五十個！」

「欸！」正在飲茶的少女一口茶水噴出來，所有的人都向她看過來。

「怎麼是她？」

「不可能吧？」

「她居然是第一名！」

「她一個人猜中的燈謎怎麼比前兩個加起來還多？」

「請沈姑娘過來，娘娘們要瞧瞧。」

聽到太監的傳喚，沈青薇無奈，只得扶著碎玉的手一步步向娘娘們走去。

她本還覺得奇怪，辰王爺怎麼會摻和進來，這下倒好，他自己搶的燈謎全記在她頭上了？明知道她不可能是未來王妃的人選，他這不是在耍弄她嗎？故意讓她難堪？

她不由得恨恨地咬了咬牙。

皇后看到沈青薇，當即蹙眉，「是她？」

太后眯起眼睛，眼底倒有幾分讚許，「哀家就說這孩子是個出色的，果然很聰明，她一個人猜的倒是比別人加起來還多。」

到了近前，沈青薇行了一禮，太后瞧著她的樣子，眼底生出幾分憐惜，招手道：「過來，讓哀家仔細看看。」

沈青薇只得往前。

太后溫和地瞧著她，柔聲道：「的確生得好，看著也十分聰慧的樣子，可惜……」她歎了一口氣，「今日難得妳奪得魁首，除了頭名的獎賞，哀家再賜妳一枚玉如意。」

沈青薇連忙謝恩，太后這是憐惜她眼盲。

回到座位上，周遭的悄聲非議沒有停止過，各種難聽的話不絕於耳，沈青薇沒有理會，只是想起言紀辰的戲弄，心中惱火。

Crescent Family